

第十八回

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

周釐王元年春正月，齐桓公设朝，群臣拜贺已毕，问管仲曰：“寡人承仲父之教，更张国政。今国中兵精粮足，百姓皆知礼义，意欲立盟定伯，何如？”管仲对曰：“当今诸侯，强于齐者甚众。南有荆、楚，西有秦、晋，然皆自逞其雄，不知尊奉周王，所以不能成霸。周虽衰微，乃天下之共主。东迁以来，诸侯不朝，不贡方物，故郑伯射桓王之肩，五国拒庄王之命，遂令列国臣子，不知君父。熊通僭号，宋、郑弑君，习为故然，莫敢征讨。今庄王初崩，新王即位，宋国近遭南宫长万之乱，贼臣虽戮，宋君未定，君可遣使朝周，请天子之旨，大会诸侯，立定宋君。宋君一定，然后奉天子以令诸侯，内尊王室，外攘四夷。列国之中，衰弱者扶之，强横者抑之，昏乱不共命者，率诸侯讨之。海内诸侯，皆知我之无私，必相率而朝于齐。不动兵车，而霸可成矣。”桓公大悦。于是遣使至洛阳朝贺釐王，因请奉命为会，以定宋君。釐王曰：“伯舅不忘周室，朕之幸也。泗上诸侯，惟伯舅左右之，朕岂有爱焉？”使者回报桓公。桓公遂以王命布告宋、鲁、陈、蔡、卫、郑、曹、邾诸国，约以三月朔日，共会北杏之地。桓公问管仲曰：“此番赴会，用兵车多少？”管仲曰：“君奉王命，以临诸侯，安用兵车？请为衣裳之会。”桓公曰：“诺。”乃使军士先筑坛三层，高起三丈，左悬钟，右设鼓，先陈天子虚位于上，旁设反坫，玉帛器具，加倍整齐。又预备馆舍数处，悉要高敞合式。

至期，宋桓公御说先到，与齐桓公相见，谢其定位之意。次日，陈宣公杵臼、邾子克二君继到。蔡哀侯献舞，恨楚见执，亦来赴会。四国见齐无兵车，相顾曰：“齐侯推诚待人，一至于此。”乃各将兵车退在二十里之外。时二月将尽，桓公谓管仲曰：“诸侯未集，改期待之，如何？”管仲曰：“语云：‘三人成众。’今至者四国，不为不众矣。若改期，是无信也，待而不至，是

辱王命也。初合诸侯，而以不信闻，且辱王命，何以图霸？”桓公曰：“盟乎，会乎？”管仲曰：“人心未一，俟会而不散，乃可盟耳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

三月朔，昧爽，五国诸侯，俱集于坛下。相见礼毕，桓公拱手告诸侯曰：“王政久废，叛乱相寻，孤奉周天子之命，会群公以匡王室。今日之事，必推一人为主，然后权有所属，而政令可施于天下。”诸侯纷纷私议：欲推齐，则宋爵上公，齐止称侯，尊卑有序；欲推宋，则宋公新立，赖齐定位，未敢自尊。事在两难。陈宣公杵臼越席言曰：“天子以纠合之命，属诸齐侯，谁敢代之？宜推齐侯为盟会之主。”诸侯皆曰：“非齐侯不堪此任，陈侯之言是也。”桓公再三谦让，然后登坛。齐侯为主，次宋公，次陈侯，次蔡侯，次邾子。排列已定，鸣钟击鼓，先于天子位前行礼，然后交拜，叙兄弟之情。仲孙湫捧约简一函，跪而读之曰：“某年月日，齐小白、宋御说、陈杵臼、蔡献舞、邾克，以天子命，会于北杏，共奖王室，济弱扶倾。有败约者，列国共征之！”诸侯拱手受命。《论语》称桓公九合诸侯，此其第一会也。髡翁有诗云：

济济冠裳集五君，临淄事业赫然新。

局中先著谁能识？只为推尊第一人。

诸侯献酬甫毕，管仲历阶而上曰：“鲁、卫、郑、曹，故违王命，不来赴会，不可不讨。”齐桓公举手向四君曰：“敝邑兵车不足，愿诸君同事！”陈、蔡、邾三君齐声应曰：“敢不率敝赋以从。”惟宋桓公嘿然。

是晚，宋公回馆，谓大夫戴叔皮曰：“齐侯妄自尊大，越次主会，便欲调遣各国之兵。将来吾国且疲于奔命矣。”叔皮曰：“诸侯从违相半，齐势未集。若征服鲁、郑，霸业成矣。齐之霸，非宋福也。与会四国，惟宋为大，宋不从兵，三国亦将解体。况吾今日之来，止欲得王命，以定位耳。已列于会，又何俟焉？不如先归。”宋公从其言，遂于五更登车而去。

齐桓公闻宋公背会逃归，大怒，欲遣仲孙湫追之。管仲曰：“追之非义，可请王师伐之，乃为有名，然事更有急于此者。”桓公曰：“何事更急于此？”管仲曰：“宋远而鲁近，且王室宗盟，不先服鲁，何以服宋？”桓公曰：“伐鲁当从何路？”管仲曰：“济之东北有遂者，乃鲁之附庸，国小而弱，才四姓耳。若以重兵压之，可不崇朝而下。遂下，鲁必悚惧。然后遣一介之使，责其不会。再遣人通信于鲁夫人，鲁夫人欲其子亲厚于外家，自当极力怂恿。鲁侯内迫母命，外怵兵威，必将求盟，俟其来求，因而许之。平鲁之后，移兵于宋，临以王臣，此破竹之势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亲自率师至遂城，一鼓而下，因驻兵于济水。鲁庄公果惧，大集群臣问计。公子庆父曰：“齐兵两至吾

国，未尝得利，臣愿出兵拒之。”班中一人出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庄公视之，乃施伯也。庄公曰：“汝计将安出？”施伯曰：“臣尝言之：管子天下奇才，今得齐政，兵有节制，其不可一也；北杏之会，以奉命尊王为名，今责违命，理曲在我，其不可二也；子纠之戮，君有功焉，王姬之嫁，君有劳焉，弃往日之功劳，结将来之仇怨，其不可三也。为今之计，不若修和请盟，齐可不战而退。”曹刿曰：“臣意亦如此。”正议论间，报道：“齐侯有书至。”庄公视之，大意曰：

寡人与君并事周室，情同昆弟，且婚姻也。北杏之会，君不与焉，寡人敢请其故？若有二心，亦惟命。

齐侯另有书通信于文姜，文姜召庄公语之曰：“齐、鲁世为甥舅，使其恶我，犹将乞好，况取平乎？”庄公唯唯，乃使施伯答书，略曰：

孤有犬马之疾，未获奔命，君以大义责之，孤知罪矣！然城下之盟，孤实耻之。若退舍于君之境上，孤敢不捧玉帛以从。

齐侯得书大悦，传令退兵于柯。

鲁庄公将往会齐侯，问：“群臣谁能从者？”将军曹沫请往。庄公曰：“汝三败于齐，不虑齐人笑耶？”曹沫曰：“惟耻三败，是以愿往，将一朝而雪之。”庄公曰：“雪之何如？”曹沫曰：“君当其君，臣当其臣。”庄公曰：“寡人越境求盟，犹再败也，若能雪耻，寡人听子矣！”遂偕曹沫而行，至于柯地，齐侯预筑土为坛以待。鲁侯先使人谢罪请盟，齐侯亦使人订期。

是日，齐侯将雄兵布列坛下，青红黑白旗，按东南西北四方，各自分队，各有将官统领，仲孙湫掌之。阶级七层，每层俱有壮士，执著黄旗把守。坛上建大黄旗一面，绣出“方伯”二字。旁置大鼓，王子成父掌之。坛中间设香案，排列著朱盘玉盂盛牲歃盟之器，隰朋掌之。两旁反坫，设有金尊玉罍，寺人貂掌之。坛西立石柱二根，系著乌牛白马，屠人准备宰杀，司庖易牙掌之。东郭牙为傧，立于阶下迎宾。管仲为相，气象十分整肃。齐侯传令：“鲁君若到，止许一君一臣登坛，余人息屏坛下。”曹沫衷甲，手提利剑，紧隨著鲁庄公，庄公一步一战，曹沫全无惧色。将次升阶，东郭牙进曰：“今日两君好会，两相赞礼，安用凶器？请去剑！”曹沫睁目视之，两眦尽裂，东郭牙倒退几步，庄公君臣历阶而上。两君相见，各叙通好之意。三通鼓毕，对香案行礼。隰朋将玉盂盛血，跪而请歃。曹沫右手按剑，左手揽桓公之袖，怒形于色。管仲急以身蔽桓公，问曰：“大夫何为者？”曹沫曰：“鲁连次受兵，国将亡矣，君以济弱扶倾为会，独不为敝邑念乎？”管仲曰：“然则大夫何求？”

曹沫曰：“齐恃强欺弱，夺我汶阳之田，今日请还，吾君乃就歃耳！”管仲顾桓公曰：“君可许之。”桓公曰：“大夫休矣，寡人许子。”曹沫乃释剑，代隰朋捧盂以进。两君俱已歃讫，曹沫曰：“仲主齐国之政，臣愿与仲歃。”桓公曰：“何必仲父？寡人与子立誓。”乃向天指日曰：“所不反汶阳田于鲁者，有如此日！”曹沫受歃，再拜称谢，献酬甚欢。

既毕事，王子成父诸人俱愤愤不平，请于桓公，欲劫鲁侯，以报曹沫之辱。桓公曰：“寡人已许曹沫矣！匹夫约言，尚不失信，况君乎？”众人乃止。明日，桓公复置酒公馆，与庄公欢饮而别。即命南鄙邑宰，将原侵汶阳田，尽数交割还鲁。昔人论要盟可犯，而桓公不欺，曹子可仇，而桓公不怨，此所以服诸侯、霸天下也。有诗云：

巍巍霸气吞东鲁，尺剑如何能用武？

要将信义服群雄，不吝汶阳一片土。

又有诗单道曹沫劫齐桓公一事，此乃后世侠客之祖。诗云：

森森戈甲拥如潮，仗剑登坛意气豪。

三败羞颜一日洗，千秋侠客首称曹。

诸侯闻盟柯之事，皆服桓公之信义。于是卫、曹二国，皆遣人谢罪请盟。桓公约以伐宋之后，相订为会。乃再遣使如周，告以宋公不尊王命，不来赴会，请王师下临，同往问罪。周釐王使大夫单蔑，率师会齐伐宋。谍报陈、曹二国引兵从征，愿为前部。桓公使管仲先率一军，前会陈、曹，自引隰朋、王子成父、东郭牙等，统领大军继进，于商邱取齐，时周釐王二年之春也。

却说管仲有爱妾名婧，锺离人，通文有智。桓公好色，每出行必以姬嫔自随，管仲亦以婧从行。是日，管仲军出南门，约行三十余里至狝山，见一野夫，短褐单衣，破笠赤脚，放牛于山下。此人叩牛角而歌。管仲在车上，察其人不凡，使人以酒食劳之。野夫食毕，言：“欲见相君仲父。”使者曰：“相国车已过去矣。”野夫曰：“某有一语，幸传于相君：‘浩浩乎白水！’”使者追及管仲之车，以其语述之。管仲茫然，不解所谓，以问妾婧。婧曰：“妾闻古有《白水》之诗云：‘浩浩白水，儵儵之鱼，君来召我，我将安居？’此人殆欲仕也。”管仲即命停车，使人召之。野夫将牛寄于村家，随使者来见管仲，长揖不拜。管仲问其姓名，曰：“卫之野人也，姓宁名戚。慕相君好贤礼士，不惮跋涉至此，无由自达，为村人牧牛耳。”管仲叩其所学，应对如流，叹曰：“豪杰辱于泥涂，不遇汲引，何以自显？吾君大军在后，不日当过此，吾当作书，子持以谒吾君，必当重用。”管仲即作书缄，就交付宁戚，彼此各别，宁

戚仍牧牛于狔山之下。齐桓公大军三日后方到，宁戚依前短褐单衣，破笠赤脚，立于路旁，全不畏避。桓公乘舆将近，宁戚遂叩牛角而歌之曰：

南山灿，白石烂，中有鲤鱼长尺半。生不逢尧与舜禅，短褐单衣才至骭。从昏饭牛至夜半，长夜漫漫何时旦？

桓公闻而异之，命左右拥至车前，问其姓名居处。戚以实对曰：“姓宁名戚。”桓公曰：“汝牧夫，何得讥刺时政？”宁戚曰：“臣小人，安敢讥刺？”桓公曰：“当今天子在上，寡人率诸侯宾服于下，百姓乐业，草木沾春，舜日尧天，不过如此。汝谓‘不逢尧舜’，又曰：‘长夜不旦’，非讥刺而何？”宁戚曰：“臣虽村夫，不睹先王之政。然尝闻尧舜之世，十日一风，五日一雨，百姓耕田而食，凿井而饮，所谓‘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’是也。今值纪纲不振，教化不行之世，而曰‘舜日尧天’，诚小人所不解也。且又闻尧舜之世，正百官而诸侯服，去四凶而天下安，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。今明公一举而宋背会，再举而鲁劫盟，用兵不息，民劳财敝，而曰‘百姓乐业，草木沾春’，又小人所未解也。小人又闻尧弃其子丹朱，而让天下于舜，舜又避于南河，百姓趋而奉之，不得已即帝位。今君杀兄得国，假天子以令诸侯，小人又不知于唐虞揖让何如也。”桓公大怒曰：“匹夫出言不逊！”喝令斩之。左右缚宁戚去，将行刑，戚颜色不变，了无惧意，仰天叹曰：“桀杀龙逢，纣杀比干，今宁戚与之为三矣！”隰朋奏曰：“此人见势不趋，见威不惕，非寻常牧夫也，君其赦之！”桓公念头一转，怒气顿平，遂命释宁戚之缚，谓戚曰：“寡人聊以试子，子诚佳士。”宁戚因探怀中，出管仲之书。桓公拆而观之。书略云：

臣奉命出师，行至狔山，得卫人宁戚。此人非牧竖者流，乃当世有用之才，君宜留以自辅。若弃之使见用于邻国，则齐悔无及矣！

桓公曰：“子既有仲父之书，何不遂呈寡人？”宁戚曰：“臣闻‘贤君择人为佐，贤臣亦择主而辅。’君如恶直好谀，以怒色加臣，臣宁死必不出相国之书矣。”桓公大悦，命以后车载之。是晚，下寨休军，桓公命举火，索衣冠甚急，寺人貂曰：“君索衣冠，为爵宁戚乎？”桓公曰：“然。”寺人貂曰：“卫去齐不远，何不使人访之？使其人果贤，爵之未晚。”桓公曰：“此人廓达之才，不拘小节，恐其在卫，或有细过。访得其过，爵之则不光，弃之则可惜！”即于灯烛之下，拜宁戚为大夫，使与管仲同参国政。宁戚改换衣冠，谢恩而出。髡翁有诗曰：

短褐单衣牧竖穷，不逢尧舜遇桓公。

自从叩角歌声歇，无复飞熊入梦中。

桓公兵至宋界，陈宣公杵臼、曹庄公射姑先在，随后周单子兵亦至。相见已毕，商议攻宋之策。宁戚进曰：“明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，以威胜不如以德胜。依臣愚见，且不必进兵。臣虽不才，请掉三寸之舌，前去说宋公行成。”桓公大悦，传令扎寨于界上，命宁戚入宋。戚乃乘一小车，与从者数人，直至睢阳，来见宋公。宋公问于戴叔皮曰：“宁戚何人也？”叔皮曰：“臣闻此人乃牧牛村夫，齐侯新拔之于位，必其口才过人，此来乃使其游说也。”宋公曰：“何以待之？”叔皮曰：“主公召入，勿以礼待之，观其动静。若开口一不当，臣请引绅为号，便令武士擒而囚之，则齐侯之计沮矣。”宋公点首，吩咐武士伺候。宁戚宽衣大带，昂然而入，向宋公长揖。宋公端坐不答。戚乃仰面长叹曰：“危哉乎，宋国也！”宋公骇然曰：“孤位备上公，忝为诸侯之首，危何从至？”戚曰：“明公自比与周公孰贤？”宋公曰：“周公圣人也，孤焉敢比之？”戚曰：“周公在周盛时，天下太平，四夷宾服，犹且吐哺握发，以纳天下贤士。明公以亡国之余，处群雄角力之秋，继两世弑逆之后，即效法周公，卑躬下士，犹恐士之不至，乃妄自矜大，简贤慢客，虽有忠言，安能至明公之前乎？不危何待！”宋公愕然，离坐曰：“孤嗣位日浅，未闻君子之训，先生勿罪！”叔皮在旁，见宋公为宁戚所动，连连举其带绅，宋公不顾，乃谓宁戚曰：“先生此来，何以教我？”戚曰：“天子失权，诸侯星散，君臣无等，篡弑日闻。齐侯不忍天下之乱，恭承王命，以主夏盟。明公列名于会，以定位也。若又背之，犹不定也。今天子赫然震怒，特遣王臣，驱率诸侯，以讨于宋。明公既叛王命于前，又抗王师于后，不待交兵，臣已卜胜负之有在矣。”宋公曰：“先生之见如何？”戚曰：“以臣愚计，勿惜一束之贄，与齐会盟，上不失臣周之礼，下可结盟主之欢，兵甲不动，宋国安于泰山。”宋公曰：“孤一时失计，不终会好，今齐方加兵于我，安肯受吾之贄？”戚曰：“齐侯宽仁大度，不录人过，不念旧恶。如鲁不赴会，一盟于柯，遂举侵田而返之。况明公在会之人，焉有不纳？”宋公曰：“将何为贄？”戚曰：“齐侯以礼睦邻，厚往薄来。即束脯可贄，岂必倾府库之藏哉？”宋公大悦，乃遣使随宁戚至齐军中请成。叔皮满面羞惭而退。

却说宋使见了齐侯，言谢罪请盟之事，献白玉十珏，黄金千镒。齐桓公曰：“天子有命，寡人安敢自专？必须烦王臣转奏于王方可。”桓公即以所献金玉，转送单子，致宋公取成之意。单子曰：“苟君侯赦宥，有所藉手，以复于天王，敢不如命。”桓公乃使宋公修聘于周，然后再订会期。单子辞齐侯而归，齐与陈、曹二君各回本国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